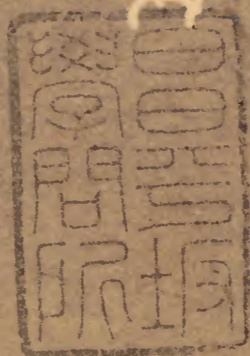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十九之二十
附錄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8)
函號	300 38

法苑珠林
卷之三





韓子卷之十九

五



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
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
法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
為禁燒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
文之禁燒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通篇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
蛇有聖人作構水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
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惡臭
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

淺草文庫

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
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
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為湯武笑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
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
古在扶世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
其耒而守株冀復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

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大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
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
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
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
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
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剗槁案之
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

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
氏先股無腠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
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
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
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
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大山居而谷汲者
臞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
買庸而決竇澤者若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

不饒幼弟可惜猶不饒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
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
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
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
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
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
事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
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
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

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于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銘距者及乎敵鎧中不堅者傷乎體是于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遂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

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猶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一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駢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

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
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
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
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
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
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
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
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

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
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
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
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
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
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
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
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

之凡民皆如列徒子則七十此必不得之數也今
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
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
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
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
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
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愛聽於威矣故十
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
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

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跽不掇

金銷爛雖多
跽弁而不掇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
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
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
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
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
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
家業也以其不取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
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

加者相与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乱今弟兄
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
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
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
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
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
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之而公
利滅矣儒以文乱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
之此所以乱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

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
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
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
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
之則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
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
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
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
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

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
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
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仕繹之福必不幾
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
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
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
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
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
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

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
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
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
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
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
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
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
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
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

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負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与交無富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

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負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士任負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王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

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
功故智士退處嚴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
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
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
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
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
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
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

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
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
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
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
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
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
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
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既畜

王資而美敵國之釁超五帝侷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疆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疆也而衡者事一疆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

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疆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疆則以外擁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

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
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
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
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
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
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
可攻也疆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疆
不可責於外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
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疆易為
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
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
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
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衛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
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
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
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
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

城之下而使疆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
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
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
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
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
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
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
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

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
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未作今世
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
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
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取介之士寡而高價
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
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
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
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

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行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若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恠矣

顯學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宵襟瀾闊因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

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叅驗而必之者愚也而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相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

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采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采之恕也是宋采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怒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

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
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
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
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
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
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
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
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

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
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
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
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
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
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也世主必從而禮之曰
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世而上之
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
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執操

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
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不可得
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
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
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
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
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

取之与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
仲尼幾而取之与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
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
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
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
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黃區冶不能以必
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

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
未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
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
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列部猛將必發
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
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
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
彊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磐
不生粟象人不可使拒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

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
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
知磐石家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
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
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
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
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
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
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

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
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
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
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
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
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
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

君不隨適然之善

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

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
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
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
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
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
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
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
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

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秋萬歲千秋
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
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
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宦法之事不察姦
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
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
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
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
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

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如痛也不
搯瘞則寢益謂癰也搯瘞謂癰也而剔首謂癰也搯瘞謂癰也必一人
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
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由墾草以
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
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
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
力疾鬪所以會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

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謂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禹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与為治也

五蠹篇總評

一篇數十萬言胷中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喻中有譬喻中又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頭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分六截亦是水到渠成末是篇法

韓子卷之十九終

韓子卷之二十

忠孝

是篇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
之言總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為
先故言無忌是老
莊遺孽讀者審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
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
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
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

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

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

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父之所以欲其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

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

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夫也此
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
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
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
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
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
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
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
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

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生財以養子
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
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
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
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
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
首悅忘情貌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訥
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
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

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
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
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
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
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為量治也
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
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
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太上士不設賞為
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

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
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
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
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
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
而已矣

人主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
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
說自孤
憤中來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太成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

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宋公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与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推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

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
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
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
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
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
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
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
大官則私劍俠客也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
距敵游宦遊說也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

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
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
聽之入因与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
是与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
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与當途者論其行聽其
言而不用賢是与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
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
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闕龍逢說桀而傷其四支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

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恠別是 一句而戰國偽書多類此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

曲斷以五里斷者王

法必叅驗五里而斷斷之速也斷謂定其非也以九

里斷者疆宿治者削

宿治停閣不斷也

以刑治以賞

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

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

也國以功授官与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与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

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
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于也是
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言攻
也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
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
莫負乘官之貴於君內無伏怨使明不相于故
莫訟平故無訟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專故使人
不同功故莫爭言明故不爭也此謂易攻重刑少賞
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輕刑上不愛民民不

死賞利出一空者空音孔隙也利由一隙而出也其國無敵利出

二空者二隙則分矣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十隙則多

門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

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刑重則罪之輕重皆不犯也此

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刑輕多

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犯故事

心度攬古法競于心度意說文亦詭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

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
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
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
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
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
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
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
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
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彊不

韓子附錄

韓非傳

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

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

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是二篇是大抵亦

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

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不能用於是韓

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

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滯之蠹而加

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

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

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

忠梗及折衝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

禦侮之人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

之士故難以邪諂諛之臣不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

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彊者政也主之所以

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

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

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

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

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

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

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

民撲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疆疆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

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 大得意則人大笑之

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字亦奇譎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

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
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
好惡者上之所致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
掌好惡賞功罰罪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
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
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
分別功罪也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
其制刑賞不分也不分謂不分明也治國者其刑賞莫
不有分分別也有時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

君之分獨分也獨斷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
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
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
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
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規即不文闕意謂相闕伺也
則使相闕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罪必相坐
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闕惟恐不得免有姦
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
民互相窺伺告密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

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
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夫治法之至明
者任數數數也術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周譽而
得人之情境内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
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
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
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
刑賞惑乎貳貳疑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
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

姦根

虛功難知姦根

難

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

兩失謂失

是以虛士立名於内而談者為略於

外也

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

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

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功罪不明故實有所至而

理失其量量稱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

任慧也任慧即作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

得其務其不得情務不与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

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乱邦道差誤刑賞之

不分白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

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

所著書篇名也

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

內儲言明君

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

內也外儲言明

君觀聽臣畜二事所謂明君也

說林者黃說諸

事其多若林故說林也今韓子

有說林上諸

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凡

不然韓非知說

同而詰難之故於書有說難篇

不

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

秦不能自脫說

難曰索隱曰說音祝難音奴丹反言游說之道為

道為

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凡說之

凡說之

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也

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

明吾說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曰吾之所言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絕者趣難知自非言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欲立高者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曰誓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所說實為厚利而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也
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

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凶說不行
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未治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未合至周之恩其德亦凶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忘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以墻壞有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頭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張之以其所必不是則以為間故身危

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止說者強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
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從其言後遂下獄也
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論其所愛則以為則疑其狹詐而賣我之權
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也
辱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煩事陳意則曰怯懦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也

而不畫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
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持以
醜之游說者富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
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
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而致
也謹怒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
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若說其難遂規異事
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僂也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

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
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
之人則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
飾其無失也明大忠無所拂辭忠志在匡君於善
君初不從則止待君之悅而悟言無所擊排索
又進諫故無所拂悟於君也韓子作擊排隱
非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乃後
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
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得曠
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日曠日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
澤周浹於臣魚水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
相須塩梅相和也

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
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
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
後身而涉世如此其行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
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
可伐者鬬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鬬其思曰胡兄

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
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
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
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則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
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
我乃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

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挑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生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生則罪當而
加疏故諫說人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
之矣夫龍之為患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入主亦有逆
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
謂庶幾於善誅君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
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
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
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
主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
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
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
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
逐臣与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屬群臣也王召賈

問之賈對云云乃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

誅韓非也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徐廣曰礪胡革

及用法慘急而鞫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

遠矣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

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索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火盜趙之逐臣與問知社

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
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
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
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
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
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
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
至身死國亾今王聽讒則無君臣矣王曰梁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

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
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
欸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傅賈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
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
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
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

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李斯督責之術

李斯數欲諸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

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非○索隱曰采木

名即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裘粢糲之食

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資

者積也糲者糲粟飯也

藜藿之羹飯土匭

徐廣曰匭一作榴啜土劔

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

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索

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

下人飯猶不盡

此若徐氏云一作穀貯字宜作較鄭氏音角禹

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海

徐廣曰致

一作而股無胫

胫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

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

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此不省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

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道已而已矣此所以貴

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
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
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
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
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
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大賢
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
也察其罪責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
之以刑罰也

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
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
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志
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
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
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
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狗已則已貴而人
賤以已狗人則賤已而人貴故狗人者賤而人所
狗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
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
也而堯禹以身狗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
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
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貴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捍
也虜奴隸也言
嚴整之家本無
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

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
也彼惟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
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
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
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
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鑠金百鎰
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鑠之美
盜跖不搏者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
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
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
取攫故人取物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
亦云搏也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乎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
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羶首夫樓季也
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
澗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澗
五丈之限平澗則易涉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
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
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

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
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
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
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
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耶言其
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
矣誅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
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王
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王者必將能拂

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
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与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
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
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
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
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
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
天下乱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

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
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
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
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
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
能加也

按李斯之文為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號
稱第一也然二世李斯皆能稱引韓子當時

百家之書盡火而何 韓子獨存意其為法律
之書故亦不去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
不仁之術而投諸不令之朝如置烟霄紛絕
流盼耳故曰人以文為表文以人為重言不
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

韓非論

眉山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
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
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

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
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
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
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
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
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
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

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是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

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耿耿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欵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
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
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
為之所也

韓非論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
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
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
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
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
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
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
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
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
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
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

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
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
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
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歎

孔明寫申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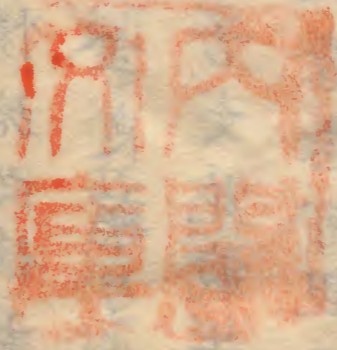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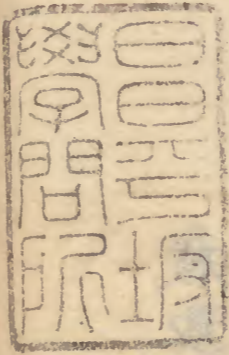
成都楊慎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
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
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
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

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推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
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
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与病不對
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
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
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
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
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
蓋与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生遺命

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寬政庚申

